

文化 溯源

千年项城文脉长

杨满沧

豫东大平原一望无际。颍水、沙河、汾河、泥河如血脉般纵横交织，静静淌过这片古老而贫瘠的土地。这里有一个沉淀了三千多年的名字——项城。20世纪60年代，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偏远的村落——三张店公社大曲大队吴庄村。彼时，项城县城已三易其址，落户沙河南岸的水寨镇，而老县城秣陵镇，与三张店公社比邻而居。少年时代的我，总是怨恨村子的贫穷与闭塞——直到1992年，村里才通上电，煤油灯下读书写字的岁月终于成为过往。那时候，逃离故土的念头如同野火般灼烧着我的胸口，我埋头苦读，拼命想跃过高考的“龙门”，哪里还有心思留意故乡的历史人文、四季风物，以及田垄间的一草一木呢？而今，年逾花甲，退隐林下，闲时多了，便常常在记忆深处打捞起童年时代的记忆碎片，故乡的草木与人事也逐渐清晰起来。而最令我痴迷的，还是这片土地上我从未深究过的千年文脉，以及那些被时光掩埋的面孔。

三千多年前，周武王伐纣克商，封十五位兄弟为诸侯，以屏藩周室。武王在位四年因病而崩，临终托孤，十三岁的嫡长子姬诵继位，四弟周公姬旦摄政辅弼。其后，周公率军东征三年，平定三监之乱，灭东夷等五十余国，“兼并天下，立七十一国，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”。在分封的诸侯中，有两个位于沙颍河南岸的子爵小国——“项”与“顿”，各封地五十里，毗邻蔡国北境，如两粒微尘，散落在中原版图的边缘。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东迁洛阳，春秋争霸的大幕拉开，项、顿两个弹丸之国，先后被鲁国和楚国吞并。战国末年，楚顷襄王二十一年（公元前278年），楚都迁于陈，项国旧地被封给将军世家项燕家族。“项氏世世为楚将，封于项，故姓项氏。”（司马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西楚霸王项羽的根脉，便深植于此。项，乃是楚霸王先祖的封邑，也仿佛是一道沉甸甸的历史烙印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，推行郡县制，改陈国故地为颍川郡，设南顿县。公元前202年，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，承袭秦制，置项县（今沈丘槐店西南），在旧顿国设博阳县，南顿设南顿县（今项城南顿）。三县皆属汝南郡。东汉沿袭之，南顿更成为光武皇帝刘秀的发迹福地。

北魏时，酈道元在《水经注·卷二十二颍水》中，以他惯有的洗练笔触描绘了这方水土：“颍水自堰东南流，迳项县故城北。《春秋》僖公十七年，鲁灭项是矣。颍水又东，右合谷水，水上承平乡诸陂，东北迳南顿县故城南，侧城东注。《春秋左传》所谓顿迫于陈而奔楚，自顿徙南，故曰‘南顿’也。今其城在（北）顿南三十余里。又东迳项城中，楚襄王所郭，以为别都。都内西南小城，项县故城也，旧颍州治。谷水迳小城北，又东迳刺史贾逵祠北……谷水又东流，出城东注颍。颍水又东，侧颍有公路城，袁术所筑也，故世因以术字名城矣。”魏晋南北朝时，项县曾置豫州。南朝宋永初元年（420年），改项县为项城县，首次添一“城”

字，不久又复旧称。隋文帝开皇元年（581年），项县再次改为项城县，历唐宋元明清及民国而不改，迄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历史。2014年10月，项城获评“千年古县”——一个迟来的认证，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厚重。

项城地处豫皖两省交界，自古为南北要冲、东西孔道。《元和郡县图志·河南道颍州汝阴县》载：“颍水，西北自陈州项城县界流入，伏于城下。”县境内河流密布，沙颍河航运通江达海，陆路四通八达。然而此地无山无矿，平畴沃野，一马平川，宜于农耕，盛产花木。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棉花、红薯、芝麻等，随便撒一把种子便能开花结果，却极易受旱涝、蝗灾侵袭。中原逐鹿，此地易攻难守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
“项城远处顿山阿，襟接黄河带谷河。大邸阁前青草满，瞻星台上白云多。五行善记怀应奉，十代名医想华佗。更有唐朝杨烈妇，芳名千载不能磨。”（《总题八景》）明代官员、项城人李询以诗咏怀，略举数位乡邦先贤。其实，自秦汉至明清，项城人文荟萃、才俊辈出，如星河璀璨，照亮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时空。

秦汉之际，西楚霸王项羽家族因封于项而得姓。汉光武帝刘秀之父刘钦曾任南顿县令，留下一段史话。据说，神医华佗亦长眠于此。汉代隐士应曜躬耕田野，刘邦多次征召，他坚辞不出，依旧浇他的菜园，浇出一片恬淡与从容。有人问他，商山四皓都入朝了，你何苦如此？应曜不语，俯身继续劳作。东汉时，邓禹在南阳结识汉室宗亲刘秀，深夜谈兵，昼则并辔，率两万兵马为刘秀打下了半壁江山，功勋卓著，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。与邓禹同时的经学大师蔡玄，一生讲经授徒，门生千人，皆自带粮食、竹简，一住数载，书声琅琅。名臣蔡衍，则以刚正不阿闻名于世。

而真正让项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站稳脚跟的，无疑是魏晋时期的应氏家族。

应劭博学多才，撰《风俗通义》，将汉代的节日、鬼神、方言、禁忌等一一收罗记录，如一位耐心的采集者，为后世留下一部活色生香的风俗画卷。其侄应场更为知名，名列“建安七子”。曹丕甚爱其诗，称其“和而不壮”，读来令人舒徐从容。可惜天不假年，一场瘟疫夺去了他的生命，年仅四十岁出头。其弟应璩活至六十余岁，写有《百一诗》百余首，讽喻官场，百姓争相传诵，其风骨影响到唐代的杜甫、白居易等诗人。再到应贞，入仕西晋朝廷，为司马炎起草诏书。家族中还有应詹、应诞、应玄等子孙，代有名士，各领风骚。一个家族，四代文人，绵延数百年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。

应氏家族墓地遗址至今犹存，位于项城高寺。相传，黄帝之孙颛顼曾择居此地，号“高阳氏”，故又称“高阳丘”。另有大禹治水成功后，也曾在此筑高丘设坛以庆。后此地建佛刹，香火鼎盛，风景秀丽，为“项城八景”之一。“应冢春来草色青，崔嵬对峙自成形。

簪纓继续人成杰，山水回环地亦灵。红雨乱飘岳寺树，绿荫密布野云亭。只今列岫河边耸，排闥层层翠不崩。”（《应冢春色》）近两千年后的一个春天，民国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的生父张锦芳徘徊于应氏墓前，触景生情，赋诗感叹。可惜，1969年，应氏家族古墓群等文物惨遭破坏，历史的碎片散落一地。

唐宋元明清千余年间，项城屡遭兵燹水旱之厄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政坛文坛虽偶有零星光芒闪烁，却未能形成家族式或群体性的蔚然大观。

唐德宗建中四年（783年），叛军压境，项城县令李侃欲弃城而逃，其妻杨氏立于城头，凛然道：“你一走了之，谁来守这座城？百姓都在看着你啊！”李侃羞愧难当，遂决心固守。杨氏率城中妇女煮粥烧水，一锅一锅泼向城下，拼死抵御，直至援军到来，城池得以保全。《新唐书》特为她立传，尊称“杨烈妇”——这位柔弱女子的刚烈，证明着“女子能顶半边天”的事实。

北宋时，兵部侍郎乔维岳任淮南转运使期间，首创船闸调控技术，兼具泄洪功能，比欧洲同类发明早了近四百年。今天的三峡工程，仍在沿用其基本原理。这一跨越时空的智慧，令人叹服。

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，袁甲三苦读多年，终登进士第，官运亨通，一路升至漕运总督，官居一品。

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袁甲三早年做私塾先生时的学生高钦中亦中进士，授吏部主事。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“十三学书，十五学剑”，于同一年高中进士。此后，他随父征战，又跟随左宗棠在西北前线主管后勤，从河西走廊到天山脚下，从不断粮草，最终官至刑部左侍郎。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袁甲三次子袁保龄中举，年方二十一，以父荫授内阁中书，晋升侍读，擢直隶海关道。他也曾随父征战，后受李鸿章之命，成为东方第一军港——旅顺港的建造负责人。“上相贤劳教水师，支离空复望旌旗。愿言求艾七年病，好友彻桑三月时。犹有贾生忧国泪，敢忘祖逖渡江辞。丈夫未死龙泉在，他日终当斩郅支。”袁保龄晚年，在《病中感赋一律》诗中，以“郅支”代指日本，病榻之上回首海防之事，赋诗明志，豪情满怀。
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高钦中之弟高钊中进士及第，入翰林，散馆授编修，提督湖北、云南学政，累升侍讲、侍读，曾任光绪帝师。高钊中推尊程朱理学，善书法，颇具“翰林风骨”。

项城文脉悠长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女诗人高梅阁终身好学，晚年自号“荆布老人”，诗学杜甫，字学颜真卿，才情堪比谢道韞。

可见，从春秋小国到楚国别都，从汉代县治到晚清漕运重镇，项城这片土地上曾走出无数历史文化名人。他们的背影，融入了静静流淌的颍水，汇入淮河，再流向整个华夏腹地及更遥远的天地。